



廖苾光教授(1902—1993)

廖苾光教授在上海留影。(1931年10月)



▲ 廖教授在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影。(1931年秋)



◀ 廖教授在上海留影。(1931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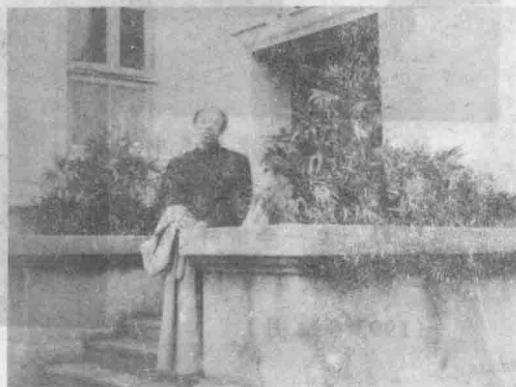
▲ 廖教授(后左二)与留日五属同乡恩亲留影。(1933 年)



► 廖教授(左一)
与华师大同事在北京
北海公园留影。(1956
年 8 月)



◀ 廖教授与夫人林哲明女士在华师大留影。(1958年春)



▶ 廖教授在华师大寓所门前留影。(1960年3月)



◀ 廖教授在阳江海陵岛留影。(1964年8月)



◀ 廖教授参加 92
祝寿宴会后摄于华师
大葡萄厅。(1992 年 8 月)



▶ 廖教授参加东中
母校 80 大庆后与学生
留影。左一李清祥、左
二彭淦波、右一叶锦城。
(1993 年 4 月)



▲ 廖教授参加东中母校 80 大庆后与彭精一老校长等留影。前左
二李志乔、前右四彭精一、前右三彭淦波、前右一何明(1994 年 4 月)

序

管 林

1993年夏，苾光师曾因病住院。不久，又听说已出院了。8月5日，我北上去哈尔滨，参加全国高师教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暨高师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九次年会。8月21日，由哈尔滨乘飞机回广州，到家已是下午4时了。听女儿说：“校办来电话，你如果在下午2时回到，即去车房乘车前往参加廖苾光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听后很感愕然，离广州之时，没听说他有什么不适，怎么才半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呢？后经了解，8月10日夜，苾光师感到有点不舒服，就起床坐在椅子上休息，待翌日清晨，发现他已在椅子上溘逝了。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也是苾光老师万万没想到的。他在1992年写的《九十书感》诗中，还吟出：“壮游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志未偿。”对自己的健康，还是充满信心的。

我第一次见到苾光师，是在1952年国庆节前夕。那年9月28日，我由江西来广州华南师院中文系报到。学院设在黄华路（即现在省委党校所在地），正在准备迁校，所以延迟开学。而我们这些外省的保送生，却因为未接到通知提早到校了。当时，学校及中文系规模都不大，人手不多，对我们这些早到的外省学生，不但没有怨言，而是格外热情，经常问寒问暖。那时，中文系的教师不多，旧生也只有十来位。在中文系师生国庆联欢会上，我们见到了系主任苾光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肃、谨慎，说话简洁有力。不久，学院搬到石牌南方大学旧址。同年11月正式开学上课，我与苾光师的接触逐渐增多，特别是第二学期我担任班主席之后，就更多地去苾光师家中请教了。由于接触增多，

我逐渐感觉到：他虽表面严肃，内心却很热情，平易近人，欢喜与青年同学接近，甚至我这个从乡下出来不久的学生，也非常乐意去他家里拜访，谈班上的工作，请教学习上的问题。那时，他还亲自担任我们班的《文学概论》课。他讲课必言之有物，没有一点多余的话，语言快慢适中，简短而有魅力，清晰而且幽默有趣，极有吸引力，很受同学们的欢迎。1956年9月，我毕业后留校，分配在古典文学教研室当助教，他仍能悉心指导，非常关心我的工作和学习。但是，由于当时“左”的路线的影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师生之间的感情，同事之间的感情，似乎比不上五十年代前期了。至于后来的“文革”，师生关系、同事关系更是被扭曲了。

苾光师辞世之后，他的哲嗣建祥君将苾光师的部分遗稿，整理成册，名曰《油油草堂杂荃》，即将付梓，要我写一篇序，我虽不才，但想起苾光师生前的关怀和教诲，仍欣然应允。

苾光师是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教育家和文艺理论家。他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七月十二日（阳历8月15日），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穷困乡村——石扇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是印尼华侨。曾祖父时，家境颇富有，但到他祖父之时，家道已中落，生活贫困。

苾光师诞生于本世纪初，在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中，他追求真理，献身教育，东奔西走，历尽千艰。

在本世纪头二十年，他在家乡上学，接受孔儒思想的洗礼，并学会了做旧体诗词，为后来的治学打下一定的基础。

进入二十年代，是他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开始。他两次出洋到印尼爪哇，两次在家乡小学任教。其中1925年夏至1927年春在上海复旦大学求学期间，初步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不久，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之时，他又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为了重建家乡的小学，经组织同意去爪哇募捐。在此期间，他在华文报纸《天声日报》上，发表《无病呻吟的“新诗专号”》等文章，从

此引发了对文学批评的兴趣。

三十年代初,他东渡日本求学。“九·一八”事变发生,他非常气愤,作诗揭露日寇的侵略野心:“关外惊传日寇凶,狼心久欲并满蒙。妄图伪建满洲国,直把溥仪傀儡封。”1935年,他学成归国,到广西桂林,在广西大学任教。在此期间,出版了《苏联经济地理》、《唯物史观文学论》等译著。三十年代后期,在广西大学工作的进步教授受到排挤,苾光师也于1937年秋离开广西大学。冬天到长沙。南京陷落后,难官难民,沿江西上,武汉长沙,秩序混乱。12月,又仓卒离长沙返桂林。1938年1月,离桂林返家。舟过阳朔,作诗叙写见闻,抒发愤慨。“弥天烟雨锁群峰,击楫中流一短篷。北去未闻驱丑虏,南来唯见哭哀鸿。江山几处易新帜,家国何时换旧容。起舞中宵频按剑,扶危谁复是英雄。”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1938年9月,他应聘到梅县东山中学任教,直到1940年1月离开。

四十年代初,苾光师投笔从戎,先在挺进纵队,1942年秋,奉命到62军任军长黄涛的秘书,直到1946年春,长期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1948年到广州,进入广东法商学院,又重操教业。

五十年代以来,他历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兼临时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相当于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广东法商学院代主任委员(相当于代院长);华南财经委员会财经干部训练班主任;华南师范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曾任广东省教育工会副主席;广州市人民代表;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联”、“社联”理事。1987年3月,在华南师范大学离休。

苾光师一生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苏联经济地理》(译著,1935年)、《唯物史观文学论》(译著,1936年)、《聊话聊斋》(1989年)、《风雨东山》(“东山中学丛书”之二,1990年)、《东山三友集》(合著,诗文集“东山中学丛书”之三,1993年);论文有《无病呻吟的“新诗专号”》(1929年)、《论新体诗》(1929年)、

《再论新体诗》(1929年)、《电影与教育》(1930年)、《世界两大阵营——苏联与美利坚》(1933—1934年)、《广东“客家”人的由来》(1933—1934年间)、《高尔基论语言与文学》(1936年)、《除夕与守岁》(1936年)、《摄影是消闲的吗?》(1937年)、《国家机器的消亡与新民主主义国家机器》(1949年)、《怎样看〈红楼梦〉》(1954年)、《关于教育科学中的民族虚无主义问题》(1956年);短篇小说有《洛城春色》(1929年);散文有《迷途孤雁》(1929年)、《夏》(1961年)等。

《油油草堂杂荟》这本所收的32篇文章,写作时间虽跨越半个世纪,但大多写于五十年代以来。内容有谈学术,论文艺,议人生,辨是非,抒感情,贬时弊。说古道今,谈天说地,不拘一格,长短不一。我们从中既可窥见苾光师的为人、处世、治学之一斑,也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苾光师是随着世纪脚步奋进,迎着时代风雨驰骋的人。即使进入八十高龄之后,仍然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见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诗)他在1984年5月,《庆教龄五十年献诗》中写道:“百年岁月半为师,桃李春风千万枝。学比青蓝垂古训,道原卡弗有新姿。九州生气来今日,四化鸿图冠昔时。留得丹心人不老,尚思为国效驱驰。”这是苾光师一生的自我写照。他对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要青年学生超过老师的期望,以及活到老、学到老、用到老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94年元旦,写于华南师范大学中区寓所。

目 录

序.....	管 林(1)
--------	--------

第一篇 油油草堂杂荟

生活的烙印.....	(1)
有言在先.....	(1)
家乡.....	(3)
家世	(15)
上学	(19)
走向社会的开端	(26)
意外地踏上人生之路	(34)
新的起步	(39)
触礁	(49)
二十世纪年代记	(53)
喜庆与感想	(68)
年老退休后应做什么	(73)
怎样看《红楼梦》	(75)
关于教育科学中的民族虚无主义问题	(83)
江户的鲜花	(89)
夏	(92)

触訾论为国立功	(97)
颜福论士贵	(99)
古今官场的腐败	(101)
俸禄与贪廉	(104)
罪·咎·祸	(106)
贫贱骄人	(107)
考试·求才·防奸	(109)
教育与为官	(110)
司马光论德才	(111)
两个鸡旦问题	(112)
上行下效	(114)
黑格尔的门人	(115)
人性与人权	(116)
人生来就不知足	(118)
漫谈“过关”	(119)
《鸿迹诗钞》序	(122)
谈天	(125)
宗教的怪异和异化	(133)
林黛玉和竹子	(150)
《聊斋志异》与蒲松龄	(155)
议嘉平公子	(163)
谈谈吃人	(168)
摄影只是消闲的吗	(178)

油油草堂日记..... (179)

1973年7月20日—1976年12月31日..... (179)

1991年6月29日—1992年10月4日..... (214)

第二篇 墓园留照

第三篇 《追思集》续集

怀念廖苾光先生..... 曾璧中(224)

悼念一代宗师..... 李思汉(227)

老师给我最后的一封信..... 王梅华(232)

廖苾光与华南师范大学

——他的最后事业和遗爱..... 李育中(234)

吾国文论泰斗,吾人良师益友..... 杨先觉(236)

东山中学纪念廖苾光教授美德奖学金条例..... (239)

廖苾光教授首届美德奖学金隆重颁发..... (241)

本书出版的几点说明..... 彭淦波(242)

生活的烙印

有言在先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的时候，给他父亲写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些话：“在生活中有这样一些时机，它们好象是过去一段时期的界标，但同时又能明确指出新的生活方向。”

“在这样转变时机中，我们感到自己必须用鹰的眼睛去观察过去和现在的思想，以便认清自己现实的处境。甚至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回顾过去，它总是反省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仿佛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好象仰坐在安乐椅上，只是在深思而已，它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洞察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

马克思这话虽然是在很年轻时候说的，但它却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因为正是他能用鹰的眼睛去观察自己和世界、过去和现在、物质和精神。

在人生的漫长的生活中，作为推陈出新的那样的好时机，不仅仅是一次的，问题在于能不能用鹰的眼睛去发现它，观察它，认清过去时期的一段界标，明确新的生活方向。

一个人回顾过去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心情；有痛苦有快乐，有悔恨也有满足，有悲观厌世，也有充满生活的渴望。虽然有如此种种，但正如恩格斯说的：“我们不应当把回忆录看做是一个宣告已经走完了自己生活道路的老人对一生的清算，而只能看作是人生在漫长的过程中某个时期的总结，一种精神的烙印，一切希望和幻想、成功和失败的教训”。

至于历史本身也喜欢回顾过去“反省自己”这也是必然的。

在历史长河中，一个阶段的历史，它必然同前一阶段相关联，新阶段历史的创造，必须反省前阶段历史的得失。从这个回顾与反省中，推动世界历史的不断前进。这也和个人一样，社会历史本来就是人创造的。

马克思认为：“单个人在这样的时机，是会产生抒情的情绪的，因为每一个变形现象，在某程度上可说是临终的杰作，在某程度上则是新的伟大诗篇的序曲，这种诗篇力图使光彩夺人的丰富色泽具有持久的形式。”这的确是如此。个人遭遇的时机，是和世界历史转变的时机分不开的，每一个社会变形现象都会使人产生新的情绪、思想和精神。而这些现象，有些是可以看做一种事物的终结，有些是可以看做是新的伟大诗篇的序曲。这在我回顾过去的历史和世界历史时也自然有如此如此的体验。

1987年，我已到了八十五岁，这一年的五月，才得在华南师范大学办理离休，这是我的一个转变的时机。这个时机，可以说是生活中的一个大的界标，是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生活内容和方向。因此，特别需要用鹰的眼睛去观察过去和现在的思想，认清现实的处境。我这里所写的不算是回忆录，只能说是生活的烙印和人生的历程。不过我不能象马克思说的仰坐在安乐椅上深思，从精神上洞察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因为我还没有得到这样的安乐椅。

历史，不论是一个人的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离不开人物、时间、地域和条件，即人的生活活动和各种各样的斗争活动。在个人来说，他首先就必然有一个从那里生长出来的地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家乡。虽然家乡的概念和观念，跟着社会历史的演变而随着有所变化，现在人们一般称作老家，其实就是家乡。这大概是为了避免某种忌讳而改称的。但其家乡的本义是没有变，所以现在我也照旧从家乡谈起。

家 乡

我的家乡从自然环境来说是美丽的，从人民生活来说是贫穷的，从文化风习来说是落后的野蛮的。这在童年时代开始，就刻印上了我的心灵。但虽然有这些后天的缺陷，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并没有使我失去家乡的爱。所以往往在远离家乡时，也时常怀念我那可爱的家乡。

梅县城北约十五公里有块地方叫石扇，过去称为石扇堡，不称乡。这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这里环堡皆山，分为三个自然村，即石扇村、巴庄村和象村。而石扇村最大。四面环山、山不高而秀丽，独有笔架山和小笔峰耸拔于西北，四姑嶂屏障于东南。两条小溪河，水不深而澄清，分由南北曲折东流，汇合于狮象山口，然后经下扇过石峰径向蕉岭流去。

石扇村中地势比较平坦，人烟稠密。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由于各姓都聚族而居，而族姓有人多人少即大姓小姓之别，（1963年在广州，叶剑英元帅还对我说：你石扇姓廖是小姓，邓姓是大姓。他还问起石甫先生。）各姓自然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大姓欺小姓，强凌弱，众暴寡，在农田水利，山场林木，男女关系，风水迷信等等方面，时常滋生事端，动辄斗殴，杀人，甚至演出大规模的械斗。我在银钱圩读高小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圩日，几个拿着刀子在人群中追杀一个人，被砍了一刀，没砍死，急逃回一间木具店里，得救了。又有一次也在圩上，午饭后，街上行人稀少，忽然一群汉子，约二三十人，各手持武器，蜂拥进街，随即兵分两路，一直趋广安堂药材店，一急奔顺祥泰布店，进行凶杀，各杀伤一人，然后扬长而去。

大规模的械争，我也观战过两次。一次是张、肖之战，初则双方隔河用粉枪射击，最后张姓组成九枪队渡河冲杀，使肖姓败退而死一人。又一次是曹、郑之战，也是隔河炮战，以郑姓一人中弹

阵亡而各自收兵。

还有，每年的端午节午后，酒醉饭饱之余，各族姓都出其所藏武器，进行演习，村中炮火连天，名之曰“洗铳”。兴尽而止。当时梅县的《梅声报》曾报道此事。这是我们这个石扇村特有的“尚武精神”。

这些蛮风俗，在梅县地方，石扇是突出的典型。我这个家乡，还有数不清的小姓受大姓欺侮的苦况。是最野蛮最落后，封建气息最浓的场所。族姓纠纷，习以为常。起因于血缘、世系的宗族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但它不是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的社会，而是恩格斯所说的，为了“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等行为，对人民进行压制的封建末期的阶级社会。宗姓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起了转移、掩盖阶级的作用。

石扇虽然风强悍、野蛮落后，族姓间时引发矛盾斗争，但也做过一些值得令人称道的事。

上面提到过的石峰径，可以说是个小小的风景名胜地。其所以称为径，因为它是两面高山，中间一道河流，沿着河岸的一侧，有条人行大道。径长约一公里。大路这边的山上，矗立许多嵯峨的怪石，指向天空。对面的山上，满山长着苍翠的松树。河里却不是一般的沙明水净、绿水悠悠；而是大石纵横，错落流水之中。既有清潭倒影，也有激湍穿石。我很喜爱这个地方，离家不过一公里左右，每次从外地回家乡，必到这个石峰径，流连于山水之间，听阵阵松涛，清风轻拂；潺潺流水，鱼跃深渊。山鸟交鸣，山花乱飞。使人怡目快心，低徊不忍去。1938年春，我离广西大学回到家乡，偶路过石峰径，适风雨交作，也在五谷神坛伫望多时，山色溪声，引人凝想，即口占七绝一首：

风雨潇潇过石峰，问谁同唱大江东。

年来阅尽沧桑变，剩有心头一点红。

说起五谷神坛，这里却有过一件强悍的石扇人与官虎吏狼抗争的故事。

不知在哪个朝代，大概是食盐专卖的时候，石峰径中间，设有一个检查私盐的关卡。因为那里是梅县——蕉岭之间的交通要道，过往人等众多。关卡人员常利用职权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奸淫抢夺，无恶不作，附近村庄之人，恨之入骨。特别是石扇村人积恨至深，久已蓄谋要杀绝这些把关的恶狼。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山洪爆发，河水暴涨，石扇全村壮丁武装出动，直奔石峰径，尽杀了关卡人员，全毁拆了房屋，彻底铲平了地面的一切痕迹，把尸体，碎瓦颓墙，门窗器物等一切破烂，尽抛入汹涌奔腾的洪流中，冲向天涯海角而去。地面上已看不出些微残迹。于是，就连夜在这个关卡旧址上，建立一座“五谷神农皇帝神坛”，人们简称“五谷神坛”。这个神坛到解放还保存在那里，这是石扇人的一次勇敢果决的行动，是有智慧、有谋略的壮举，是反狼官虎吏、为民除害的胜利。

石扇另一个自然村巴庄村，是在重山错落之间，没有多少可耕的平坦面，条条溪流穿流在山坑之间，耕地主要就在溪流两边的山下。这些山坑田虽然是贫瘠的，但大半还不是耕者有其田，而是属于地主的。而这些地主，又是“不在地主”，即这村里的田地，大半是属于县城里萧的。因为地主不在耕地。最初要农民把谷子挑城里向地主交租。巴庄离梅县城大约四十华里，这样远的路程，每季所收的谷子大部分由农民自己肩挑步行，远送给地主，余下的谷子却不得一饱，于是农民们借路远，抗拒送粮交租。地主没有办法，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巴庄村里建造粮仓、房舍，雇用人役，驻在巴庄，催迫农民就地交粮纳租。这样一来，迫得村里人多方受害，这些人还时常到人家登门勒索，搞得全村鸡犬不宁，田谷登场时，几乎全被地主狗腿抢走。村人已到了忍无可忍